



13
2585
8



61
2585
卷/3-8

大正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磯貝靜昇氏贈

管子卷第十三

唐臨菑房玄齡註釋
明西湖周元會環生
參評

蘆泉劉績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心術上第三十六
短語十

梅上享評無
偶以爲尊除
應以爲用以
君喻心道
得即君道得
也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心之在體。當身之中。凡身之九。運爲皆心之所使。故象君位。
竅之有職。官之分也。九竅則各有職司。不能以此心。代彼。若百官之有其分也。
處其道。九竅循理。心之君處。常能順道。則九。嗜欲充。竅所司。各循理而應也。
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君嗜欲充。益動違道。則九竅。失其由。故目有所不見。耳有所

沈鼎新評聖人不禁動猶物不禁飛走但先之則代便離靜體

楊慎評虛即舍之矣潔能留之矣造語有淺深然由致意於含漠其語何存故

所不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順道則毋代馬走
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
則春演今天下之為道皆有心者不知道之以無心
役乎哉走者走飛者飛動者動我無代無先動則失
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能走者馬也能飛者
飛走而欲以人代之雖盡力樊翼而終竟不能盡與
以喻君代臣亦然故曰不遠而不得故曰難極也
人竝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但能空虛心之
掃除不潔神乃留處不潔亦人皆欲智而莫索其
所以智乎所以智者虛心以循理也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

祭可以入聖但能虛心循理其智雖復遠投海求之者不得處之
姚樞評虛故智生求則有心

者將欲求之智終不夫正人無求之也智既不可得
而求之春演智乎通于神舍于心且不得與何外
求之而能奪凡能奪能求皆有形者物也心之智物
物其藏也淵而不測其來也孔而不通其發也源而
不涸其用也決而不竭故聖人者不思而得不求而
獲神哉智乎有所以為智乎智心也所以為智神也
故曰昨者神入之今不神入之欲不神之無入而神
其虛乎欲虛其除不潔乎凡天下之不潔者欲也神
不自許也故生而神靈無欲也用志不分神凝無分
欲也是以聖如赤子神舍而處唯處得處唯無求自
求曰至無而供其求唯無內無外唯無予無奪無奪
入舍留處不故能虛無虛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
出戶知天下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人事各登降揖

讓貴賤有等親疎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本一近六字

殺戮禁誅謂之法謂簡擇於物未有能與道為一者乃殺戮禁防之此法之用也大

道可安而不可說夫道無形無聲者也體神而安之則有理存焉如欲說之無緒可言

直人之言不義不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

又孰知其則謂安道之君子雖人言其不義驚然不顧言既不出於口理又不見於色言理

既絕四海之人誰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言能體天

有能知其則義哉潔其宮宮心之宅開其門門謂口也

而靜則道德全猶靈臺也神明若存則神存紛

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雖紛然而亂但靜而順之則自理也春通心欲清耳目欲

揚慎評直人合道之人以直應物者也其言不設義不預顧不出口不見色斯何言乎解者

黃震評言事俱無此是何境

朱養純評有奸惡因有得喪心

稱聖故必知不言無為之事然後知道之紀道以不言

殊形異執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為天下始君人者

異執與物同理故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若不好利雖不利之亦無怨

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若不好利雖不利之亦無怨

之孽也可殺之生而之死也可不利多藏而厚亡也

是以吾所大是以君子不怵乎好怵止也不止人好

蘇軾評直遊
德園

張栻評雖解
而態甚疏宕
不作訓詁態
朱長春評此
心術解與版
法等不同往
往微中道中
人之言非道
外者所解

怵。不迫乎惡。不迫移人惡死之意恬愉無爲。去智與故。其應也。

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故事也。既忘智。則事自去。過在自用。

自用不順。罪在變化。小聰明。變舊章。則成罪也。是故有道之君。其

處也。若無知。寂泊之至。其應物也。若偶之。若符契自然而合也。靜因

之道也。凡此皆虛靜循理之道也。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

職官之分也。此已下。上章之解也。然非管氏之辭。豈有故作難書而復從而解之。前修之制。

皆不然矣。凡此書之解。乃有數篇。版法勢之屬。皆間

錯不倫。處非其第。據此。則劉向編校之由。曰。謂爲管

氏之辭。故使然也。今究尋文理。觀其體勢。一韓耳目

非之論。而韓有解老之篇。疑此解老之類也。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

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

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爲而制竅

者也。心無嗜欲之爲。故能制於九竅。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

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君之能不預於下之誠。母

先物動者。操者不定。趨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

位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靜爲躁君。故人主立

於陰也。故曰。動則失位。失君位也。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

動矣。君亦能制臣矣。故曰。靜乃自得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

無外。其小無內。所謂大無不包。細無不入也。故曰。不遠而難極也。

楊慎評與下
誠大是入解
理味不薄人
君可與誠而
不可與誠汝
翼與誠也
翼與誠也

楊慎評形並
有間反有易
得道而無間
反有難得

朱長春評黃
庭曰神戶之
中常修治積
精者潔玉女
存

趙用賢評言
人求知彼必

管子 卷十三

虛之與人也無間虛能貫穿人唯聖人得虛道故曰

竝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職主也言所稟去

欲則宜官則靜矣宜通也去欲則虛靜則精精則獨

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

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人皆欲知而莫索

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有此然後不修之

此焉能知彼無此其具則修之此莫能虛矣虛者無

藏也此既修則彼不能虛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循

也無知則循無藏則奚設矣既不能隱藏則無求

理而自求也策謀可以施設也

先修已設心

以待人一談

心則非虛矣

謂之虛者以

其無藏也必

去知無藏然

後不末不設

心無慮而虛

矣注非

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矣天之道虛其無形虛

則不屈屈竭無形則無所位赴也無所位赴故徧

流萬物而不變無物與之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謂

因德以生物故德為道舍績按生知得以職道之精

無形謂道寓于物有形謂德

得其生者生由稟道之精也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以然

也得道之精以無為之謂道無為自然舍之之謂德

道之所舍故道之與德無間道德同體而無外內故

言之者不別也同體故閒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德

之理可閒者則有所舍所以舍之異也春通閒之理

沈鼎新評離

理則無舍

管子 卷十三

五

周元會評因
理出義禮
權法末

趙用賢評事
至則應非先
設故曰不立
言字即前義

于人間倫敘之外。雖以無爲之。必以理。義者。謂名處
其安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
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
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安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
得不然者也。有禮則有法。故曰同出也。故殺僇禁誅以一之也。故
事督乎法。督。察也。謂以法察事。法出乎權。權出乎道。權。道者。事從之而出。
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
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莫人言至也。人無能言
者。理之不立。言應也。有時宜言。則應物故。應也者。非吾所設。故

也注非

楊慎評書
直人之言解
曰莫人言至
也或是莫字
誤其意謂直
人言至人也
或是以莫人
言解直人之
言謂無言也
不立即不義
爲句以不立
言爲句大謬
解自明

能無安也。不顧言。因也。無所顧。思者。因舊故。因也者。非吾所
故無顧也。因。舊也。非吾所爲。故無顧。續按此節解上
能言。乃爲至也。不立。即上不義。言人心不先裁制其
事物來順應也。故曰。非吾所設。言不預設也。不顧者。
因物而動。非吾所顧慮也。春通道不可言。莫人言至
矣。言之不如行之。故聖曰。耻其言而過其行。古人言至
之不出。所謂行非我行也。迫而後應。因而後起。應非
吾設。彼謂此和。如影之副。形相從也。何宜言。言則應
已後矣。因非吾顧。隨物轉移。如鑑之付形。變
而不可極也。何容顧言。顧言。則因者滯矣。不出於
口。不見於色。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固
也。不知深淺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
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潔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

朱養和評惟
以應

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去欲好之
過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物固有形。形
固有名。此言不得實。實不得延。名不得延。姑形
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者。以其形也。故曰聖人
不言之言。應也。言則言彼形。耳於我無言。應也者。以其為之人者。
也。人有所為。故聖人得不應。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
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合之。無為之道。因也因也者。
則所務自成。斯應物之道。
無益無損也。損益者。生有為。以其形因為之名。此因之術也。
見形而後名。非因何。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萬物雖多。立名以

朱長春評無
則虛又加與
物異曰異則
虛明乎虛而
後不物也不
始而為萬物

之人者。立於強。必強。然後務於善。必善。然後未於能。
也。能未成者。習而成之。動於故者也。凡所運動。必循於故。致也。聖人無之。謂無
之心。無之。則與物異矣。物有我無。異則虛。異於有。虛
者。萬物之始也。有形生於無。形也。故曰。可以為天下始。聖人
故為天。下始也。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迫人於惡。故失所好。怵於好。則
忘其所惡。為好所惕。故忘其惡。非道也。二者皆非。故曰。不怵乎好。不
迫乎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
為。去智與故。言虛素也。凡知與言。習從虛素。生則無邪欲也。其應非所
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已而以物

朱長春評心
合為宿

管子 卷十三
舍已而隨。為法者也。春通連上。舍已一句。感而後應。非所設也。
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
虛。不虛則作於物矣。變化則為生。謂有為。於營生。為生則亂
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故曰因也。君
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
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合
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筆有解曰。言心之虛。

朱長春評。古之言道術。無有不本心。心神乎微。平道之舍。人之元。天地之委命也。以神而縮形。從形。若神不君以神而養神。煩神者。道不載。故一無而神道備矣。天之虛。地之靜。天地故常無為而。

化。人之所不洽。天者。膠膠擾擾。虛靜喪而有。焉。也。道將不舍。身將不修。人又將焉治。天地將焉贊。讀管子心術。而知古之道術。昭昭揭日月也。其又約其旨精。其義微。四百言。即五千文之要宗。而三乘之秘藏也。儒者展之以持世。為王為伯。氏葆之以善身。曰虛曰空。虛空者。無有而無不有也。是以知心神而道大也。莊子曰。心養曰無。撓人心曰大宗。師曰。應帝王。天地以來。有失其宗而應帝乎哉。無有。

又評道家借君術。譚道術。此又借心術。譚君術。微言密藏。直是登假說法。不啻徵心。往往印心。心宗鏡也。功到地到者。頓了之。大公道隱人。所傳丹書陰符。其授必有所自。踰臺而鷹揚。望期而剖封。過二歷而化。其進乎道矣。應石室中秘。冊府遺在焉。或國中元獻。世家宿業。有淵源。敬何有所本耶。計時亦與柱下相接。而桓文前之春秋。非穆莊後之春秋。天下之治道術者。尚多與宜。聖已生。末光之

運。至老窮於轍。而益非矣。泣麟窮牛之隱。而術遂為天下裂。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梅士亭評前篇言心體耳

此篇言心不

可不治樂理

敬靜所以治

心而反其

者也

沈氏新評物

官易搖身亂

則仍歸于定

形不正者德不來。有諸內必形於外。故德來居中。外

中不精者心不治。精誠至之謂也。中

畢得翼然自來。績按後內業作正形攝德。神莫知其

極。正外形。飾內德。則下觀而昭知天下。通於四極。因

之義。可以逆順。故能昭知。是故曰無以物亂官。賄

則官毋以官亂心。健羨太甚。此之謂內德。官貨兩忘。

亂也。南華經曰。毋勞爾形。毋搖爾精。又曰。正女形。一

女視天和自至。故道將形神俱妙。必先形神俱定。定

者虛其室而神入舍也。神吾神也。從外來乎哉。以其外而內集。若翼然來云耳。已來則神通。定慧不出。知天下矣。知天下然後可以治天下。治天下必先于治吾身。精緒之說也。是謂心術。謂內德。意氣定然後反正。無欲則意氣定。氣者身之充也。

實身。故曰行者正之義也。行不違中。正

不得。充不美。則氣邪。故行不正則民不服。行不正則

服。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

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

下治實不傷。因名而財。則物宜之。不爽。故天不亂於

天下而天下治。天地以及萬物。皆有理存。專於意一

揚慎評形正而德來充美而心得皆道以華言非言以擬道也

葉水心評明
昨善曉慶
承惟

管子

卷十三

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但專意一心則耳目能專乎

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惠施吉從逆凶豈能

止乎能已乎謂能止於已分續按能毋問於人而自

得之於已乎誠已自通問入致惑故曰思之思之不

得鬼神教之誠已思而不得非鬼神之方也其精氣

之極也鬼神雖能教不精極者令有精極唯思之極

其得乃非鬼神之教乃吾心之靈一氣能變曰精謂

自覺此語極精學者宜深味之一其氣能變鬼一事能變曰智

神來教謂之精而動之謂智也慕

張嶠評非
亦不能變

孔穎達評執
一者不變之
一故不為物
使

擇而不溺故事無極變者所以應物也物窮則變

之所由令極於變通慕選而不亂極變而不

煩極變以順物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

一謂精專也既精且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

所謂與天地合其聖人裁物不為物使聖人者裁斷

不為裁而心安是國安也聖心安心治是國治也

治是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理與安俱在於治心

在於中理心在於治言出於口則無治事加於民則

事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功成人服所以操者

朱養純評安
治俱由心則
精習宜一

豐彥評至非
頑冥

程敘政評華
巖色相從空
境結成

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刑雖能操，怒雖能危。比之

道無不操，違道必危。是無不危也。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必每

操道，然後百姓理。如此，至不至無者，虛之道也。非

所人而亂。非至虛而為凡在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

也。有司執制，常奔本逐末，滯於刑政，非道也。聖人之道，若存若亡。迎之不

隨之不見其後，故曰若存若亡。援而用之，歿世不亡。道無形也，無形

世不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無

則無變，人能正靜者，筋朋而骨強。能靜則和，氣全，能

移之時，戴大圓者，體乎大方。必體大方，然鏡大清者，視乎大

明。必視大明，然後能鏡大清。春通虛而用實，清以生

正靜不失口，新其德。正靜者，則理順而昭，知天下通

於四極。既知天下，則金心在中，不可匿。金之為物，彌

彌明，故比心於金。中苟有如金之心，則微見於外，

不可隱匿之也。春通聖人之心，若鏡，金心在中也。外

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其見於外，或在善氣迎人，親

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至

之君，常言之言，則人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

金心無不羅，無不知，故明於日月，察於父母。知子無若於父母，故以言焉。昔者明王之愛

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

何俊良評迎
人處正不可
堅

姚樞評說到
禮樂性便步
去有焉者

楊慎評形以
起知如鏡起

管子

卷十三

之不足以爲愛。刑之不足以爲惡。貨者愛之末也。刑

者惡之末也。愛惡以爲心本也。凡民之生也必以正

平。正平則能保全其生。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喜樂哀怒過常則失

其節。怒莫若樂。節莫若禮。樂主和。故守禮莫若敬。

禮者敬而已矣。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外敬則全禮內靜則

循察。故能反其性。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

安心。亦既反性則忘其利安。雖心中又有靜正之心也。春通心官思所以爲思非心也。

其神乎。心神舍也。舍虛而神中居心之中。又有心也。

即性意以先言。意感而意然後形。意感其事。形然後

照思者發光
之精也過即
搖傷

思。有形則理可尋。故思之也。思然後知。思然後得理。故能知也。凡心之形過

知失生。是故內聚以爲原。泉之不竭。內聚思慮則用之不窮。猶泉之

有源。其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內和則外道表裏無擁。故

奇正評不竭
不涸以德來
心治也

若泉之不涸。而四支堅固也。春通長桑之上池。黃庭

之玉池。道德之甘露。還丹之金液。意其不竭。不涸之

原。泉與通。假聚而後流也。固因虛能令用之。被服四

固。但能用此道者。則四支堅固。被及其身也。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

天下。察於地。解則無不通物。故能窮於上下。

朱長春評。心術是合道言。上爲宗。下爲支矣。語繁

于前。而旨略寡。往往得珠于象罔。削玉于棘猴。亦

管子

卷十三

十二

沈鼎新評靖
時政和總以
成其建當立
故利不得奪

白心第三十八

短語十二

建當立凡所建必有句以靖為宗靜則思慮審以時

為寶建事非時雖盡善不成時為事實也以政為儀政者所以節制其事故為儀和

則能久又必當和同非吾儀雖利不為非吾當雖利

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凡此雖曰有利非吾儀也上

之隨天其次隨人所謂應天順人也人不倡不和人倡而和

也天不始不隨後天而奉天時故其言也不廢其事

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形謂君

言人乃順而不廢其行事則有不隨若此者當原其
初始計其理實尋本其所生則其象可知象既可知

何潛評不為
物是以危

湯悅評以清
淨目現清明
空

則其形緣其理則知其情順理則索其端則知其名

索端則故苞物眾者莫大於天地萬物共在天地之中化物多

者莫多於日月日陽也月陰也物皆稟民之所急莫

急於水火一日無水火則然而天不為一物枉其時

冬不為松柏不凋輟其霜雪夏明君聖人亦不為一

不為青麥枯死止其雨露也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

人枉其法周公不以管蔡之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

其利冬行霜雪夏行雨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

其利行賞於善人行罰於凶人是故萬物均既誇眾

矣誇大也天與聖人無私故萬是以聖人之治也靜

曾參評即是
行其所行

姚樞評清氣
金身

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循名責實。則下無隱情。故理正名自

治之。奇身名廢。奇謂邪。不正音飢。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正名

法備。則事無闕滯。不可常居也。居必有時而遷。不可廢舍也。

廢舍。則百度弛紊也。春隨變斷事也。居變則不壅塞也。知時

以為度。則事非其時。大者寬。小者局。寬則有餘。局則不足。物有所

餘。有所不足。以有餘補不足。則事平。理均也。春滿人之

之穿之。日夜無降。吾有待耶。吾所待。又有待者耶。此

中天地日月水火靜身以待物。至自治。知時以為度。

物有所餘。有所不足。皆微言也。兵之出。出於人。人為其人。入於身

兵而有力。入其身。兵之勝。從於適。適。和也。所謂德之

賞賜必反於身。

從於身。修身則德立也。春通。天道好還。人心善反。况

人身。故聖人戢兵而耀德。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義

兵從敵而勝。德從身而來。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義

人者。則鬼祐。兵不義不可。兵不義而還。自害。故不可。

之以福祥也。兵不義不可。春通。不得已而用。恬淡為

也。不聖人之心。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亟死。亡

違禮而驕。無施而可。弱而驕者。強而卑。義信其強。信

則又其戾焉。死之速。不亦宜乎。強而卑。義信其強。音

卑。弱而卑。義免於罪。春通。剛強者。死之。是故驕之餘。

卑。於驕有餘。則卑之餘。驕。於卑有餘。則道者。一人用

之不聞有餘。天下行之。不聞不足。無不足。於其人。此

謂道矣。多少皆足。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

福。

沈氏新評佳
此語如虎
即和風甘
雲矣

李沁評祥於
鬼語絕新

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

賊殊無取焉則動皆違道故人反背之而賊害也春

其人人入通歸兵于道福服天下違道無取反身而賊所謂

於身也左者出者也左為陽陽主生故為出也右者入者也為

陰陰主死故為入也春通左右陰陽生殺刑德之義

也天傾地缺出入之象矣四時寒暑出入之紀矣始

終終始得中之衷矣還人同反無出者而不傷人入

成盛衰循而已無已人而天地矣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

者自傷也人違而傷人是還自傷不日不月而事以

從但循道而往不計日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順道

違月事已從而成也是謂寬乎形徒居而致名守道者靜

卜策而知乎去善之言為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

其身寬閑徒然其身寬閑徒然

名若能去言善直能為善事其事之成顧反之者默

然無名也然無名也續按去乃云字該言云善言為善事反

無名即下文能者無名也春通去善言為善事反

從事無事保能其事者必不求名然其從事安然閒

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謂凡出命令當觀物

之也孰能法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

凡此皆謂為故曰美哉弗弗弗弗與起貌謂能為而

功美日興故曰有中有中舉事雖得其中心而不孰

能得夫中之衷乎春通上言審量出入此中道也中

有而若無故法無法始無始終無終弱無弱所謂中

之衷也以衷守中故成而不居安有極之及滿之虧

朱養和評天
地解七六台
開可想此意

程政政評無
能無事即下
有下之旨

楊慎評人以
中為衷衷失
而難表故即
其衷而嘆之
與尚書原維
皇之意交切

楊慎訂有無
成故成可貴
有成故無成
貴無而有貴
有適以貴無
文特有新意
非徒重無成
而已

哉故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故曰孰能弃名與功而
還與衆人同君弃功名則與衆不異同於物者誰能害之也孰能弃功與名
而還反無成弃功名則無所成名無成有貴其成也能貴無成乃是成也
有成貴其無成也若其貴成乃是無成春通未有成爲之貴成及其成反于無成故功
成而不居是以不去無生日極則反月滿則虧極之
徒不滿之徒虧巨之徒減謂能立大功也春通自太者無功自卑而人敬尊故
巨者爲減如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天地忘日月之紀形者也
能效天地者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譽之不其唯忘已乎
沮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但無心而待則淑然和美善惡

朱長春評天
維地載一段
言至微功至
微者之靈騫
莊之搖孟
之直養

趙用賢評或
者指言或搖

自清也春通濁以靜徐清至無以勿言爲事成察而
人用心若鏡也道在虛一徵之無聽辯無以旁譽之言以爲事成功萬物歸之
美惡乃自見萬物之歸當順而容之其美之與惡終自顯見也天或維之地
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沈
矣夫天不墜地不沈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天張於上地設於下
自古及今而不沈墜者又況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
必有神靈維載之故夫靈鼓之動也必有以而動也春通莊子天其運乎語相發也或之曰有無曰無有此何
以靈鼓乎吾夫不能自搖者人或搖之無識之物皆得之自然
時而動則物搖之也春通帝夫或者何若然者也有風
出乎震歸性復命成始成終

之或言天地
尚有所以維
載之者况人
豈無治之者
故問治之者
狀下遂詳無
言無臭之如
而口耳目手
足本之注非

管子

卷十三

時搖動誰視則不見聽則不聞謂風灑乎天下滿風之
使然也滿天也不見其塞風無壅塞時也集於顏色寒者遇風則色慘熱者遇之則清也
知於肌膚雖肌膚能覺風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責問其往來則不得正時
薄乎其方也謂遇方轉乎其圓也韓復貌謂遇圓則為圓也轉
乎莫得其門雖復圓轉終不見其門也故口為聲也耳為聽也目
有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手目足
各有其在非徒然也必精神之比夫事物之動搖則
風使之然然求風則不得語神亦不見之也春演或
之為言至妙也生天生地生人天地且不能違而况
人乎妙于有妙于無以清以寧以靈太極也或維或
載或搖太極本無極也不見不聞灑滿天下無而有
矣顏色肌膚往來莫知時有又無矣有無合一聽之

劉總評常儀
常事宜有守
官之迹

趙用賢評耳
讀屬上句
為是

于或故以乍方乍圓而五體萬事物各自司其用我
無為焉矣此謂若然若然者自然也將名之神名之
氣不得強而當生者生當死者死或死或生亦言有
西有東各死其鄉雖其所居有東西之異至置常立
儀能守貞乎儀則而勿失者常法立之常事通道能
官人乎有能守其常事隨時變通不故書其惡者言
其薄者上聖之人聖通也既設法以教之立官以主
之居上者然後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
之事物之至或以手指之或以口命之耳發於名聲
凝於體色此其可諭者也名聲之至耳聽之內流於
心外凝結於體色如此者

沈維垣評巧
不諭一句可
謂全文

性之敏惠。故可不發於名聲。不凝於體色。此其不可
論者也。不發不凝。所謂頑鄙者也。故不可告諭也。春
以言哉。死。者為生。生。者為死。死。生有鄉。而無鄉。
神矣。微乎。故有可因者。口。手之至。于物。則神命之耳。
所謂發名聲。凝體色者。也。大匠之規矩。而巧不諭也。
然而論。不存。不諭。不亡。懸以待人。存。亦可。亡。亦可。人
亦自具。兩至之。至。千百世。而聖同。且。暮。而知。解。何待。
顧問哉。善。濟。者。水。自。和。善。宜。者。神。自。祥。舟。筏。所。濟。而
非。所以。濟。也。無。適。而。若。有。適。彼。其。妙。于。適。之。神。乎。渡
舍。筏。行。遺。履。直。而。往。耳。彼。之。解。衆。之。不。解。也。而。解。衆
之。不。解。然。後。明。鰲。之。利。至。則。至。人。獨。解。故。遺。諭。教。矣。
遺。諭。不。可。論。兩。過。則。相。視。而。笑。莫。逆。于。心。人。也。安。知
其。笑。之。莫。逆。哉。見。堯。于。羨。見。文。于。琴。至。于。至。常。自。至。
無。日。與。其。人。往。矣。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
吾。有。不。亡。者。存。

蘇軾評不可
言指是一是
二

黃震評遊乎
無方

謂人可誘令至於所欲至。如此者。故曰。濟於舟者。和
存亡。教。故。教。存。亦。可。教。亡。亦。可。也。故曰。濟於舟者。和
於水矣。水和靜。無有波。義於人者。祥其神矣。與人理
神與之。福祥也。續按。言聖人口不先言。手不先指。俟
物至而後應之耳。蓋可言可指者。易知。而不可言不
可指者。難知。其所以然。難知。亦不係教否。故能濟舟
者。必得載舟水之理。能應物者。必得寓物神之妙。神
即所以。事有適而無適。常者。若無適然。若有適。解
不可解而後解。雖時有適。潛默周密。人莫知其由。然
故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不能知其解。為善乎。毋
提提為不善乎。將陷於刑。提提。謂有所揚舉也。欲為
舉。欲為不善。又善不善。取信而止矣。善與不善。足以
恐陷於刑罰也。善不善。取信而止矣。為物所信。則止。

何俊良評高
言一何純

矣。此言可以為善。不善之取也。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懸乎日月。無已也。其正而止。若能常得中。則名與日月俱懸。而無已時。愕愕者。不以天下為憂。天下故不憂也。刺刺者。不以萬物為策。刺刺操求。自謂智謀之士。能忘智。當天下干天下。因物付物。故有愕愕之廣。無刺刺之孰。切刺刺。物有刺心也。為笑。因物以應笑。我無心也。孰能弃刺刺。而為愕愕乎。智者勞而失惠。愚者佚而歸之也。難言憲術。須同而出。凡為法術。必重難。須同眾心。然後出之矣。下何思慮。知者失之。謀者敗之。去知遺謀。成然人無已。適適內固。一而外同。出可以盡年。可以應王。無益言。無損言。近可以免。損益之事。當潛而為之。又曰。何謀此慎密之至。春通難言。

沈鼎新評何
知何謀淵然
莫測

楊慎評天視
民視憲同出
則壁可請矣
奇文三理

憲術同出。即下論而用也。人君陳憲布法。必以難損之心。言而議之。詢謀僉同。而後出。出而一定。無益無損。可免干更。故曰。知何知。知乎。謀何。謀乎。雖知之常。曰。慎密之至。審而出者。彼自來。審而出者。必同。自知。曰。稽。自知。則能知人。曰。濟。知人。則能可以濟同。不以人稽。知苟適。可為天下周。自知能稽。知人能濟。所謂乃濟。知苟適。可為天下周。道也。若此。可為天下之周。慎內固之一。可為長久。固之。則長久。論而用之。可以為天下王。既固於心。度時論用。天之視而精。既可下。則於天道。故四壁而知。請。四壁。周禮所謂四珪。有視。天能精之也。四壁。既能知天。則壤土而與生。天既降祭。以四壁而祈。請其福。祥也。壤土而與生。福。故壤。

土為之生。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風動波應

欲適天地之應。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

曰篡也。臣代於君。必是篡。何能歌。武王是也。武王以

則非篡也。謂之篡之。豈能使紂之象前。故曰孰能去

則非篡也。則武王以臣代君。於理是也。

辯與巧而還與眾人同道。武王伐紂。所以不為篡者。則以紂恃其辯巧。自異於

物。通天絕理。毒流四海。故也。向能去其辯巧。與眾同

道。何武王之敢窺哉。雖欲代之。故得篡名。春通。天於

穆而視。精能知。請能與生。知以無知。與以無與。風蓬

已矣。常曰父子世變。曰君臣革。革之順天。應人大矣。

哉。物運之自然。其皆不可知乎。不可辯巧。謀乎。同道

于眾。合道于天。曰吾何以

知道之不背人哉。以天

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

行修者王道狹

思索太精則矜。卧名利者為生危。

息也。焉。猶除也。能息名利。則除身之危。春通。明

思太精則神苦而衰。王道本于行。太修則德孤而夜。

名利生之所不得免也。而不可久。狗也。宿而卧。則知

盡于物而危于生。焉。盡也。下數句皆申承上意。知

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為阻也。

故於其生。持而滿之。乃其殆也。

有阻難也。持而滿之。乃其殆也。持滿者善。名滿于天

下。不若其已也。

揚慎評纂
歌家入之心
何新不可
美陽在則幾
子辨

葉永心評世
人於名利耽
逐反是醒眼

沈鼎新評正
是卧焉高看

地無不其重如石萬人之力不能舉也其輕如羽一人載之不能

天如地如石如羽所謂變動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

何道之近而莫之與能服也服行棄近而就遠何以

費力也道近在身不能求之於已而望故曰欲愛吾

身先知吾情知已情則能君親六合以考內身通六

知象乃知行情於身知象乃既知行情乃知養生行

信則不違理不違理則生全故曰乃知養生春通情

乃知養生莊子曰左右前後周而復所行身之道或

以恬養知知養恬

梅士享評以此考身則身六以之行情則情則君子反身而誠星人形也踐性只緣於其身源

前後行之既周執儀服象故迎來者執常儀行常象

敬而令夫來者必道其道上道從也將來之理必道

乎何來乎有來者有所為來者來者吾敬儀象以迎

而所來自各道其道若有為使而莫得其狀左右前

後四時也時乎時乎時行物生而無遷無衍命乃長

久理既從道而來但遵而行之無遷和以反中形性

相係事既安和反歸中理如此一以無貳是謂知道

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固守則道自行春

而巳發之和反于未發之中則情歸于道形保于性

無衍之謂故曰得一為天下貞責其往來莫知其

楊忱評守二
則期不失人
亦天矣

時。若責生之往。索之於天。與之為期。求性命之理於天。則期時可知。來則期不定。索之於天。與之為期。求性命之理於天。則期時可知。

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春演。一其端。固其守。無遷無。其道也。一可為也。時不可為也。守可為也。以待不可為。之。自合于為舍。一何以哉。一則天。二則人。天無時不。通人。而人自隔之也。故曰。穿人日夜。人顧自塞其竇。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若女也。大明。大明之明非愛。人不予也。愛。惜也。非有所隱惜。同則相從。反則相距。也。與天同則從。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反則距也。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

也。與天同則從。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反則距也。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也。與天同則從。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反則距也。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

也。與天同則從。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反則距也。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也。與天同則從。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反則距也。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

沈維垣評有
入于無身依
然道

按出字
上脫不
字

為神而今以神之為不祖也。故曰。聖人不能違時。不失時。天下之萬物皆無之生乎。有又存之。入于無。可以無知。相終始。相生成。相未往。未來如有逆。既來。如有葆。葆與逆。二而非二也。一之而已矣。唯。唯時能天。唯天能道。宇宙入乎手。萬化生于身。知此。謂之。大明。大明有知無知。也。從之耳。同之耳。同則一。

楊慎評。白。心。文。至。奇。無。一。駁。諸。首。忽。起。建。當。立。三。字。便。絕。纖。塵。獨。露。其。妙。矣。然。却。有。事。以。為。白。心。獨。言。道。妙。者。單。識。也。通。篇。無。事。不。舉。終。無。一。事。出。于。虛。無。歸。于。和。同。洋。洋。海。立。衆。奇。瀾。舞。幾。欲。獨。移。文。苑。

又評。言者。倡和之聲。何可廢。廢則無。隨人。一事矣。天之隨。則非有隨也。事隨則失。上故不可。朱長春評。白。心。是。道。中。神。物。妙。門。文。亦。是。管。子。妙。諸。神。品。書。中。如。此。者。不。數。白。心。即。金。心。素。心。胸。中。純。白。是。也。純。白。而。後。神。生。全。神。靈。通。此。必。有。本。之。

言。古奧權奇。疑非管氏之作。春秋戰國。未曾見此等文字。
又評。一章總以因任隨天為道。絕不談政術。言言皆治人事。天養生之經。命曰白心。心為真君。天與人之交。獨此曰神室。白者。虛白。純白也。天之所以遊道之所以集也。陰符之觀。天執天。聖功神明。老子早。眼與天無極。莊子。天門開。天光發。入於非人。人見其人。暗人合天。都此道。古至人之所修。神人之所通。術豈他乎哉。大而巳矣。于管氏書為最精。于道藏為羽翼。大傳須功地。門裏堂上。種種自且暮印。解煞有得力。不解人。但是夢語。浪傳。雖然秘藏也。難言矣。鬼神阿之。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校

管子卷第十三

管子卷第十四

唐

臨留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蘆泉劉績

增註

明西湖

朱養純元一

叅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苑也。

苑。園城也。

美惡賢不肖

愚俊之所生也。

謂生於地。

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流通。

者也。

水言材。美具備。其潤澤若氣。以支持於地。若筋脉分。流地上若脉也。

故曰水具材

也。

言水材美具備。

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

梅士章評此篇論水如血氣筋脉等論甚奇以卑為道之室而王者之器更為見道之語

張衡評水備諸美又濟諸生

沈鼎新評形客水之材美

管子 卷十四

人之惡仁也。滄和也。惡。視之黑而白精也。視其色雖黑及揮揚
之則白如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以意量之則多少不
此者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則多少不
可以概注於器。滿則止。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圓方
邪曲無所不流。平則止。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
不可增高如此者義也。也。
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道以卑為室王以卑為器也。而水以為
都居。都聚也。水聚準也者五量之宗也。水可為平準五量取則焉。
故為五量素也者五色之質也。無色謂之素水雖無色五色不得不成故
為五色淡也者五味之中也。無味謂之淡水雖無味五味不得成故為
質也。五味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萬物取平焉。諸生之淡
中也。

覺全支秀華庶幾登旌

揚慎詳地神堅牢品云地肥上升此水之集於州本也皆如其類以為準根有長短故稱度華有多寡故稱數實有大小故稱量皆得水之神也

也。能濟諸生以適違非得失之質也。得亦自水生焉。失亦自水生焉。
故為得。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雨從天降而亦有河
漢故水集而藏於萬物。動植之物皆含液也。產於金石。揀金於水山石
之穴。或有集於諸生。諸含生類皆得水而長之。故曰水神。莫不有
溜泉焉。謂其所故集於草木根得其度。得其生華得其數。得其
榮落。實得其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
茂文理明者萬物莫不盡其幾。幾謂從無以適有也。及其常者
常謂長育。水之內度適也。內度謂潛。夫玉之所貴者
之常數也。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鄰近
也。王

管子 卷十四

郭正城評忽
然出玉一段
奇突

朱長春評六
入玉人龍
蟠慶忌莊子
自以為洗洋
謬悠連行泰
差殆不至此
不至此乃以
為莊子

管子

卷十四

文相適近理各堅而不感義也感屈聚也廉而不刺
自通如此知也
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
瑕適玉病也以其
精神故不掩瑕適
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象古君子是以人
主貴之藏以為寶剖以為符瑞九德出焉人主所以
為符瑞九德之故
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陰陽交感
也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咀咀口和嚼
胚渾初凝類曰五藏五味出於五藏後也春通未有
口所嚼食也五藏之形而咀中五味已具五
藏之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
精

朱養純評上
言玉此言人
人生于五行
而水為之凝
可參精氣為
物之旨

具而後生肉脾生隔隔在脾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
革皮心生肉春通五藏所主與內經及他五肉已具
膚也而後發為九竅脾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
為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
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
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麤也
察於微眇故修要之精言精思是理修是以水集於
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為人蹇停也言精液而九竅
五慮出焉五慮謂耳目鼻口心也此乃其精也九竅五慮精麤
是身之精

管子

卷十四

三

趙用賢評此言水之精粗濁寒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注俱非

葉永心評五丁六甲護之而行

濁寒能存而不能亡者也。謂人之稟氣麤濁而寒伏
闇能存而能亡者。蒼龜與龍是也。言龜龍稟氣微妙
存亡而為龜生於水。發之於火。謂卜者以火鑽灼之於是為萬
物先為禍福正。謂龜得水火之靈故先知龍生於水
被五色而游。故神。得水不測欲小則化如蠶。蠶蠶中蠶
欲大則藏於天下。言能隱欲尚則凌於雲氣。尚上欲
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隨時而變上下無時。謂之
神。龜與龍伏闇能存而能亡者也。或世見謂下谷不
之。或世不見者。謂涸川水生。螭與慶忌。世見生慶忌
地。或世不見者。有時而絕生。螭與慶忌。世不見生螭

李必評更神怪妖幻

張榜評水無理不具非仲不則

也。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謂
澤中有谷有水。谷不徙而水不絕也。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
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
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
螭。螭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
之。可以取魚鱉。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麤濁
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伏闇能存而能亡者。
蒼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螭與慶忌。故入皆服之。
謂服。而管子則之。言管子獨能人皆有之。莫不而管
用水。而管子則之。知水法則也

子以之。以用也。言管子獨能用水也。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言水不具也。萬物莫不以生。得水以生。唯知其託者能爲之正具者水是也。託依也。能知水理之所依者能巧於萬物。故理之具者水也。春通水具而生。管子託水爲正。亦具而生。由取法材料具之水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以水道廻復。故令人貪。以其躁速。故令人麤勇也。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以其淖弱。故輕佚。清則明察。故人果賊也。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洎。浸也。濁重故愚。浸則多所漸。人故疾垢也。秦之水泔最而

朱養和評歸
根聖人化世
玄湛絕倫

人心正一謂不雜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汚人心既一
 化世也其解在水言解人之邪正當水而知春通其解卽其說也故水一則
 而清故其民間易而好正故好正也是以聖人之
 好貞輕疾而易死沉故愚戇而好貞萃雜故輕疾而易死也宋之水輕勁
 巧佞而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
 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以其運故諂諛以其枯故葆詐以其於雜故
 枯旱而運淤滯而雜齊晉謂齊之西而晉之東枯旱謂其水慘澹而無光也故
 民貪戾罔而好事以其汙而稽故貪戾以其滯雜故誣而好事齊晉之水
 稽淤滯而雜最絕也稽停留也謂秦水絕甘而味停留又泥淤沈滯與水相雜也故其

藏民心易則行無邪。易直則無邪也。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

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樞主運轉者也。言欲轉化於人。但則水之

理故曰其樞在水也。

朱長春評。管子書全篇大文字。甚少有則韓非呂覽之下流也。獨水地奇。奇怪怪。戰國古文之尤。莊

子馬蹄諸篇是論體有迹可尋。燕秦六說博辨。猶在方之內。此絕不似人間所有。水地是志體。故與

他文不同。然貨殖頗相類。却有大將建旗揮霍手段。又有變陣奇正韜略。

又評管子以之。管子則之。明非管子著篇篇中亦只二語借名耳。他都不涉才人立題自發其奇。而

附之書者。又評水地絕奇。百氏自火後存者。莊子一考工二。管子三。如此篇便直與莊配郊。但有天人之分耳。

莊言風大奇。猶數行。考工敘一物一品。而博比變

化亦未有此汎濫。如百谷注。海然極變。致而無持義。所以不如道遙齊物。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管子曰。令有時。王者命令必有其時。無時。句。則必視順天之所

以來。視謂觀而察之。若不得時。則必觀。五漫漫六惛

惛孰知之哉。漫漫。曠遠貌。惛惛。微暗貌。五謂每時之

既漫且惛。故知之者少也。春通五運六氣。漫漫惛惛。天地密移孰測之。故有時無時。唯聖來知。令焉唯

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

國家乃路。路謂失其常居也。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言能信

之道。則而行之。四時曰正。令曰正也。其王信明聖

孔穎達評臣
正必由明聖
來

沈則新評使
能聽信使令
天

其臣乃正。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聖也。春通四時效
信也。天懸象為明。地產育為聖。記曰產萬物者聖也。
二氣推遷。日往月來。南至短。北至長。三五盈。三五闕。
信明矣。九丘莫。阜。百昌彙生。山有材。澤有殖。上田麥。
下田稻。信聖矣。天宣其氣。地消其形。天發其光。地宜
其產。布五行於四時。和而後物生也。天地信。四時亦
信。信故四時正。而天地常得其正也。天地君象。時臣
象。君無為。臣有為。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
君職常。臣職順。
使能而善聽信之。謂能聽信。賢材之人。使能之謂明。使任賢能。
聽信之謂聖。既聽其言。又信其事。所以為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明
者。天
使不能為僭。既使不能。僭而忘也者。皆受天禍。
福也。僭忘則動皆違。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
理。故受天殃也。

曾參評渾穆
莊貴

楊慎評古以
日月星辰敬
授人時而四
時皆以星察
春為時首蒼
龍七宿猶在
東方故曰星

而不謀。謂君見下有成。則能貴賞其功。是上能以
恩接人事。故雖下勞。不謀上。報其事也。
見功而賤。則為人下者直。恃其功勞。為人上者驕。不
下功。則以
驕倖故也。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天地用陰。四
時者。陰陽之大經也。陰陽更用於四。刑德者。四時之
合也。德合於春夏。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
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東方陰陽之氣。和雜
定於陰陽也。春通
星。日生也。春主生。其時曰春。春。蠡也。時物
陽動而陰。風生木與骨。木為風而發暢。其德喜羸而
寒為風也。風生木與骨。骨亦木之類也。其德喜羸而
發出節。出生也。言春德喜悅。時。與下一例。其事號
長羸。為發生之節也。

令修除神位謹薦幣梗梗塞也。時方開通。而有幣梗。

按淮南子。仲春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疑此乃幣更誤。宗正陽春陽事。故以正陽為宗。

治隄防夏多水潦。故於春預修隄防。耕芸樹藝正津梁謂正橋梁也。修

溝瀆發屋行水。時方溉灌。依次行而用。解怨赦罪

通四方凡此皆助發生之氣。然則柔風甘雨乃至柔和也。百姓乃

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以和為德也。星者掌發為風掌主也。

以風發生。是故春行冬政則雕肅殺之氣乘之。故雕落也。行秋政則霜

秋霜降時也。行夏政則欲續按。疑熈字誤。月令。行夏令。歲氣早來意。是故春三

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甲乙統春之三時也。一政曰論幼孤舍

朱養純評王政使順春時下三時亦然

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列次也。三政曰凍解修溝

瀆復亾人人之逃亾者。還復之。四政曰端險阻路有險阻。理之使端平也。修

封疆正千伯千伯即千所也。五政曰無殺麇天毋寒華絕芋

寒拔也。芋之屬。其根經冬不死。不絕之也。春通芋作。芋艸生類。五政苟時春雨乃來

春通五政。按孟仲季三月分五候。出五政。每政一十八日。參之天時。初中末而以政應之。所謂順天之所

以來。今於時。則生福也。非漫敘。南方曰日南方太陽。故為日也。

其時曰夏夏。假也。謂時物皆假太也。其氣曰陽夏之氣也。陽生火與氣

陽為鬱熱。敵蒸。其德施舍修樂施舍謂施爵祿舍通。罪修樂謂作樂以修。

輔也。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順鄉謂不違土俗之宜也。謹修

何俊良評言長發長茂

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陽氣主仁故行九暑乃至

九暑謂九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

夏之暑也中央曰土土位在中央而寄王於六月承火之

也與火同土德實輔四時入出土在四時之季與之入

也以風雨節土益力土德雨遍益其生植之力土生

皮膚膚土所生木實成皮與肌膚其德和平用均土

不載無不生故中正無私位居中正實輔四時此言

和而用均也春贏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藏言土之四時皆

德也績按此言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言土輔成也

何倭良評言
中央溫和均

楊慎評之
所蓋甚廣故
為歲德

程敏政評政
與夏時同開

然後寒極而成此謂歲德言土能成日掌賞賞為暑

歲國昌民服得賞則熱歲掌和和為雨和則陰陽夏行春政則風

熱故為暑風主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霜氣肅殺是故夏三

月以丙丁之月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

舉之二政曰開九墳久墳瘞之處發故屋辟故竈以

假貸辟開三政曰令禁扇去笠禁扇去笠者不欲母

扱免禁扱枉免祖者亦不除急漏田廬田中之廬欲

惡盛陽之氣也春通禁扇笠無扱免止中時非通三

月行之蓋處必掩身候與方時雨壯居惡其漏而濕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

朱長春評明
于天曰星不
明處曰辰星
陽辰陰星春
長秋

何俊良言秋
肅然嚴慘

與夏同開
秋收同開

政曰令禁置設禽獸。謂設置以取禽獸也。毋殺飛鳥五政苟時。

夏雨乃至也。西方曰辰。辰星月交會也。秋陰陽適中故為辰。其時曰秋。

秋擘也。時物成熟。擘斂之。其氣曰陰。秋之氣也。陰生金與甲。陰氣凝結為金。甲堅實故生。

甲也。其德憂哀。靜正嚴順。秋氣悽惻。故以憂恤哀。

嚴順謂德雖嚴然。居不敢淫佚。順秋氣而靜居。不敢為淫佚過失也。其

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謂順時理軍旅聚而收之也。春通旅即聚

也。下曰順旅。農羣幹。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羣幹。衆有武幹。

衆勲于穡斂之務。人當聚彼羣材。材謂可以充兵器。百物乃收。使民毋

怠。時云收斂出師故聚裝人無懈怠。所惡其察所欲必得。察所惡之方而伐之。

張嶠評俱是
收斂之政

則得其所欲也。我信則克。我元誠信故能克敵。春通秋令肅日時察守義察其所惡必得其所欲。

欲義蓋以輔仁也。非誠信行之。此謂辰德。辰以收斂不克信實也。春舒華秋成實。

德也。辰掌收收為陰。收聚冬閉藏故為陰。秋行春政則榮。春發榮也。行

夏政則水。夏多行水潦也。行冬政則耗。冬肅殺損耗也。是故秋三月

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博長長姦邪故禁之。圍小

辯鬪譯毖。小辯則利口覆國及譯傳言語相疾忌為鬪訟者皆當禁圍之也。二政曰

毋見五兵之刃。時或出師掩襲故藏五兵之刃也。春通耀德不觀兵兵不戢自焚聖王不

得已而用之也。故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

缺塞拆。師旅營農當慎收之。秋方閉藏故令補缺塞拆也。五政曰修牆垣周

門閭亦所以助閉藏之氣五政苟時五穀皆入北方北方太陰日月

何俊良評言冬肅然萬密

故為其時曰冬冬中也言藏收萬物於中也其氣曰寒冬之氣也寒生

水與血寒釋則水流血亦水之類其德淳越溫怒周密冬時花葉凋落唯根

幹存焉故以淳質為德越散也冬既閉藏時則入於怯嗇故令散施為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溫謂密者

衆陰之閉藏也其事號令修禁徙民令靜止時方休息故禁人私徙令為靜

止地乃不泄冬令行故地不泄也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

氣陰氣主殺故斷刑致罪以符之大寒乃至甲兵乃強五穀乃熟國

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以閉藏罰罪為德也月掌罰罰

為寒罰則殺物故為寒也冬行春政則泄春陽氣發泄也行夏政則蠹

姚樞評宛然休息不擾

夏雷雷行行秋政則旱謂冬氣旱早也是故冬三月以壬水之日

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

祀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謂銅銀之屬藏在山者川藏謂珠玉之屬藏在川者也四政曰捕姦通得盜賊

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固分異分異謂離居者五政

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是故春凋秋榮

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氣反時則為賊害也刑德易節

失次則賊氣邀至賊氣邀至則國多落殃是故聖王

務時而寄政焉謂順時而立政作教而寄武因教而習武也作祀而

若畜

沈鼎新評五行與五事徵應原提非聖王不能正時布憲相民應天以免天地之誅

寄德焉。謂設祭以顯德。則神歆也。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天地之行。唯此三者而已。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失則當受罰。故其所失。各以其所類。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生。德也。故失生之。國惡也。是故聖王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強。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亡。道生天

朱養純評德刑順時刑亦歸德

地。道者自然能生天地也。德出賢人。德者賢人所修。為故能生賢也。道生德。德則成。德生正。德修則理自正。正生事。正直則事幹。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謂刑於冬而休息也。刑德不失四時如一。皆順時而成。故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鄉。方也。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旬政異。故日三政也。王事必理。以為久長。王者行事必順三政之理。然後可以久。不中者。成失理者。亡。中。猶合也。不合三政者。則無違失其理。必敗亡。國有四時。固執王事。固執四時之政。以輔行王事。四守有所。謂守四時。三政執輔。執月二之政。輔行已德也。

梅士享評古者民不知敬時故四時之政為最詳三代以來晦蝕於三正之迭用商以丑為正春在季冬周以子為正春在仲冬然則春夏秋冬之序移憲天之政必有移于不通之節者故古制若存若亡管子幼官四時五行禁藏輕重已諸篇所載及呂不韋月令所紀皆古制也漢仍秦制以建亥之月為首去古愈遠高帝時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雖四人各職一時而節令愈謬故孝文帝時以二月施惠于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太子家令晁錯以為頗非其時奏言其狀夫德賞非時尚于時令況刑殺乎益以見四時宜正也

朱長春評古列國每月告朔而頒于民則并以月正時令布憲以下相民而上應天故小正幼官四時月令皆王公所重後世一務于刑政而君與天民絕不通上無裁贊下無左右而國多祲眚民乃天札厲疾不遂其生矣于是歲時風土田家五行四民月令紛紛作于下以自救也其至則陰符大

記規中衛生歌起居法則聖人神道之設精之可以采真粗之亦不失盡年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一者本也

本農桑也

二者器也

器所以理農桑之具也

三者克也

克謂

人力能稱

治者四也

人既務本設治以理之也

教者五也

人既奉法則以

禮義

守者六也

人既奉法從教則設官以守之

立者七也

既設官以

立

前者八也

既能立功立事可與前王比隆春通萬物本乎天一者本也形而下為之器一

者器也人並立而為三塞乎天地之間三者克也天地生人入贅天地三才建而後治教守立焉前終王古聖為前垂後王為終終者九也既能與前王比隆

十者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

立五行之官分掌六府也五聲於六

朱長春評五行篇前文如冒敘指天人合發之數文辭玄簡不易詮釋內經陰符不如也後五列列令官敬授之修撰而不精然多奇文爾雅之流意其逸古傳耶太史公次六家陰陽

無業籍合迫
小正以來至
呂覽可謂為
一家書而後
世五行幾時
附之亦一業
也
柯潜評靜為
動根故制六
者人之符天
地也

管子

卷十四

律也

謂播五聲於六律也

六月日至

陽生至六為夏至。陰生至六為冬至。是故人

有六多

陽至六為純陽之多也。陰至六為純陰之多也。稟陰陽之純以生。故曰人有六多。

多所以街天地也

街。猶陰陽多也。春通街往來之塗。六多。日至南北。二陸往來之街。天

街也。即黃

天道以九制

九。老陽之數。以老陽制天。所以君長之也。地理以

八制

八。少陰之數。以少陰制地。欲以生息也。

人道以六制

六者。兼三才

地陰陽之氣。以生。故以制之。春通天。積陽地。積陰陽。饒陰之陽。動而變。陰靜而常。天九制。老之變也。地八制。少之不變也。陽可過。陰不可過也。人履地而戴天。

負陰而抱陽。靜為體。動為用。故制六言。陰中之陽。靜生動。地法天也。故天有九重。地有八

方。人有六腑。以應六運。六律六味。以天為父。以地

為母。以開乎萬物。

父母開通。以生萬物。

以總一統

總持其本。以

為母。以開乎萬物。

父母開通。以生萬物。

以總一統

總持其本。以

通乎九制六府三克而為明天子

言能總一統九制。已下可謂明天子。

春通此道。妙之要。直苞治之至也。通與下通。陽通陰通。道照應。九六三。皆微詞。

修槩水土以

待乎天董

董。誠也。言天子能以中正自修。以槩自平。土待天誠也。

反五藏以視

不親

又親。反察於五藏。以視。視。知何者。不親也。

治祀之下以觀地位

之時。於其所祭之下。觀。知地位之尊卑也。

貨暉神廬

春通。暉。日。貨。物。集所集。經。貨。物。也。日。所。次。

合精氣為三而一

合於精氣

神。廬。謂。廟。祠。也。日。所。次。隅。日。暉。言。祭。神。廬。之。時。

或薦珍貨。雖已奠於地。復以日次隅之。所以為精。祥也。如此者。所以招合鬼神精氣之道也。春演黃庭云。

神。廬。之。中。精。氣。符。斯。之。謂。與。造。化。之。元。日。天。地。水。天。一。之。生。也。下。干。地。上。干。天。又。歸。地。然。後。天。地。水。

精。氣。合。五。行。有。常。經。十。二。律。有。合。聲。而。人。情。得。萬。物。極。斯。有。德。而。通。道。矣。通。者。人。合。天。也。故。天。地。合。德。日。

楊慎評修槩
者平也上應
作土以待乎
天為句董字
屬下言槩內
以洞遠也

清詩評在
大極之先在
六極之下冥
玄微與

管子

卷十四

西

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是以其鬼不祟。其神不靈。筮卜何假哉。黃帝道之祖也。道無爲而天下治。故上言其道。下言其治。此中曰修樂水上待天。曰反視五藏不親。曰治祀下觀地位。所以爲神廬之合。玄矣微矣。內者精以爲緒。外者不知。已合而有常。神既合聚而饗祐。有常而有經。風雨有常。百貨成。審合其聲。修十二鍾。以律人情。不失其經。則庶績咸通。故可審合理世之聲。高下皆法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得人情則物理。情律法也。極極於物理。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可謂有德也。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之時。使人用之也。通乎之於民。天氣以積陽成德。故通陽氣。然後能事。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離。地以積陰成體。故通陰氣。

天地之道。然後失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之既通天地之道。則所

日。澤以得萬靈之情。可謂理之至也。春。渙。天積陽。陽主動。動者之生。地積陰。陰主靜。靜者之歿。一日一夜。

前知卜筮云乎哉此理陰符參同契之要歸元于
易不知易不知天地不知神陰符黃帝之遺書也昔

奢龍而辨於東方。續按一本奢作蒼。下倣此。得祝融而辨於南方。

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

孔穎達評六
相真上下五
行之吏

朱長春評緩急陰陽之數也陽緩陰急分有四時而

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爲當時謂知
天時之所當也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爲廩者廩給也謂開奢
龍辯乎東方故使爲土師土師即司空也祝融辯乎南方故
使爲司徒謂主徒衆使務農也大封辯於西方故使爲司馬主兵
馬以出征后土辯乎北方故使爲李李獄官也取使象水之平也是故
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春布五行于四時黃帝所以得六相而天地治也即四時而天地分天地合大之一歲小之一日人無息不通天地不具四時故曰黃帝接萬靈于明廷此與神通之驗矣後言道者祖之昔者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調政理之緩急作五聲也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

曰青鍾大音

大音東方鍾名

二曰赤鍾重心

三曰黃鍾灑光

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

自大音重心已下皆鍾名其義

則未聞春通大音春爲元元大也重心夏爲離主火離上下皆火重心也灑光土寄旺四時主于夏季夏爲朱明土潤大雨灑光也水制火之義上合水火者也昧其明于時秋于日瞽以後日光漸歛隱其常冬爲常爲玄冥動靜之根天地之常故曰貞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

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謂美

甘露醴泉之類也春通人身一天地陰符曰合發參同曰天符能調則合而符矣符則天地與人參而生美生獨陽乎哉陽生陰日至睹甲子水行御謂春日陰生陽相生而後美甲子用水行御時也春通聖人裁成輔相以左右民不過調陰陽五行而已二五之氣人與天調有不調

朱養純評五官五行五聲配合天然

五行周焉五音生于五行總生二氣故曰緩急作五聲言五本于二也

張嶠評令主
區別以迎春
木

楊慎評讀者
恐須於亥而
遠其生非去
也卯菱卵言
菱之萌芽非
指動物也註
非也

趙用賢評自
甲子起周一

而王者為調之。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謂內侍

下五行之命。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謂內侍

總別列爵。謂總別等論賢不肖士吏。論士吏之賢與

也。賦秘賜。秘藏之物出賞於四境之內。發穀粟以田

數。故粟陳也。以田數多。少。出國衡順山林禁民斬木

所以愛艸木也。然則冰解而凍釋艸木區萌。萌牙區

也。賸蟄蟲卵菱。賸猶去也。卵。鳧菱。芡春辟勿時。春當

無得不。苗足本。足猶擁也。春生之不穉雛穀。穉。殺也。

及時也。不天麇虞母傳速。麇。鹿子也。言天傷之春傷穰

者。不天麇虞母傳速。通春日遲遲。順無急令傷穰

祿。穰。穰之嬰孩。時則不凋。若能行上事。春則七十二

日而畢。春當九十月。而今七十二日而畢睹丙子火

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內御。行人。行使令掘溝澮津

舊塗。舊塗。謂先時濟水發臧任君賜賞。任。委也。臧。中

用之。即以克。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游。馳。謂游戲。馳

動靜相乘。人道合天。出皮弊命行人修春秋之禮。於

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春秋三時然則天無疾

風艸木發奮鬱氣息。謂鬱蒸之民不疾而榮華蕃七

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

內御。命司徒御不誅不貞。貞。正也。大。謂用事。對方長

理夏政也。不誅不貞。育。故無所。誅。無責正以

管子 卷十四

張嶠評令主
靜養以迎中
央土

張嶠評令主
發揚以迎夏
火

非

年之數也註

五為十日一

五十七三百

五十七三百

十二日而畢

丙子故曰七

又零十二日

甲子六十日

沈鼎新評主
以成四氣猶
之信以貫四
德

張嶠評今主
欽息以迎秋
金

助養農事為敬夏時農事尤盛大揚惠言大舉仁惠之事也
寬刑宥緩罪人皆所以助養氣也出國司命命順民之功
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陰氣方生也而農夫修其
功力極然則天為粵宛粵厚也宛順也天為艸木養
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親
諸侯和七十二日而畢賭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
視宗選禽獸之禁禁謂牢圉圃所養擬供祭祀也五穀之先熟者先熟稷也而薦之祖廟與五祀五祀謂門行戶竈中靈鬼神饗其氣
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則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

張嶠評今主
休藏以迎冬
水

左右司馬衍組甲厲兵組甲謂以組貫甲也合什為伍謂立十人之長
為以修於四境之內諛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
殺欽也諛悅順貌有事謂出師以伐不服象天地殺欽也然則晝灸陽夕下
露地競環環灸實貌方秋之時晝則暴灸夕則下寒露而潤之陰陽更生故地交競而灸實
五穀鄰熟鄰緊也陰陽氣足故緊熟春通地質堅剛日競氣欽還為環五穀次收日鄰熟鄰相
比艸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畢賭壬子
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
而止使人御理冬政其閉藏之氣足則發令休止也其氣不足則發掘盜
賊掘謂遮禁也羣聚之謂其閉藏之不足則掘防盜賊以助其閉藏之數剽竹箭言數

剽削竹箭以爲矢也伐檀柘以爲弓也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

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貴天地閉藏故

也春演生氣泄殺氣藏泄盛虛藏實之驗之不足

者驗天地之氣藏也藏足者來復歸根所謂暢月是

也陽氣生而止不助以殺不足者陰內疏而不室陽

外游而不反必助陰抑陽遏使下藏閉盜賊之中漏

殺草木鳥獸之外榮是爲貴藏也以殺得生殺然則

中之生貞下之元也調養氣化以養元之道

羽卵者不段段謂離散不成毛胎者不臚臚謂胎敗潰也臞婦不銷

奔臞古孕字銷奔謂散壞也草木根本美閉藏實堅則根本美凡

致七十二日而畢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

而大斬伐傷此已下言逆時政所致災禍也君危不殺太子危家人

夫人死若君雖危而不見殺則又太不然則長子死

如無家人夫人子危而家人夫人有死禍也七十二日而畢逆氣亦畢於睹丙子

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早札苗死民厲札天威也厲

緩而乃急故有早札疫之災也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

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土方用事而修宮室以動外築

城郭臣死築城郭動土七十二日而畢土旺在六月

得十八故也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

戰而敗士死喪執政時方收斂而乃攻山擊石七十二

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大水王后夫人

葉永心評逆氣不祥

朱養和評段與土出冷相反則政失而災至

楚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臙臙婦鎖奔草木根本
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朱長春評幼官四時五行三篇皆小政之演王者
時政之餘其言幼官瞻而宕五行嚴而精都間用
奇似勝呂覽呂覽大而詳為正耳。立天之道以
定人也精治身緒為國故先言道後言政
又詳月令中央土寄於夏季土無定位又從生故
也天地為陰陽之根分之四時列之五行然而土
即地也以氣無質形有質有質則有位而四氣又
各成於土是以配列為五子不離母耳必別土與
四氣分位母子反相離而春夏秋冬元亨利貞之
候運皆舛豈造化所以成歲哉四時屬四象而土
居中中以合四不以四分相分不為中也七十二
日五分五行理數之不可信天地不可紀而曆象
不可推乾坤幾于毀矣何也有乾無坤兩儀不立
四象何生禮運曰布五行于四時和而後月生不

布不和則十二月不序而四時舛故知母受氣
父地受氣于天受而布四時一母生四子之說也
母以生而配父者也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按

管子卷第十四

